

人固多，尚可一召而訊也。獨至于今，屢行而屢廢，甫行而輒輟焉，何哉？臣竊詳之，錢比鈔異。于小民無不利也。獨所不便者，奸豪耳。一日盜不便，一日官為奸，弊不便。一日商賈持挾不便，一日豪家蓋藏不便。此數不便者，與小民無異也。臣竊聞往時但一行錢法，則輒張告示戒嚴衛，不先之于賣菜之傭，則責之以荷擔之役，愚而相煽，既閉匿觀望之不免，而奸豪右族，依托城社者，又從旁簧鼓之，以濟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下令，二日而閉匿，不三四日而中沮矣。務大計

者，宜若是其易動哉！臣聞施恩澤者，自無告始，行

法令者，自貴近始。豈惟貴近自朝廷始可也？請自

今以後，追紙贖者，除折穀外，而責之以納錢。上事例

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一分以納錢存留戶口，則兼收錢穀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此謂自朝廷始，又因

而賜予之費。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銀錢兼支

又因而驛遞應付，雇夫雇馬，則惟錢是用。又因而軍

旅之餉，則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花布，或以克

折色。此謂自貴近始矣。此數者有出有入，而民間無

底滯之患。誠以上下交會。血脉流通故也。輕歛輕散。官府有餘積之藏。誠以正賦之銀。既以無減于常額。而一切之費。又取辦于一權故也。此權不可行之于天下。以啟盜權之釁。請于寶源局。或西倉專設侍郎。或卽用左右侍郎一員。督辦上。以十三司員外。或主事分理十三省事于下。以科道各一員監之。銅料工材。各有攸掌。各省歛散。悉照分司先之以區畫條議。計定而行。而又輕重適均。無駭于俗。仍以唐宋以來舊錢兼之。或上有施于下。或下有納于上。著之

以必行之令。遲之以歲月之效。久之而本末兼利。公私循環。可以輟鼓鑄之勞。而罷工作之使。臣愚不揣。竊謂千慮一得也。昔我祖宗初制鈔時。下令甚嚴。有以金銀貨物交易者。輒沒給告者。然不徒責之下也。後又令各處稅糧課程。賦罰俱准折收鈔。則聖意淵微可測矣。此固血脉流通之意。所謂泉也。而法以佐之。所謂權也。臣又聞之。邊鄙強固則夷狄休服。中原又安。則邊鄙傾嚮。故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衣食者。百姓之根本也。閭閻之

細民有終世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寧終歲無衣而

不能終日無食今百司夙夜宰卿不遑者乃在銀兩

元為根

不在穀臣竊慮之夫以國家建都于燕東極齊西

盡秦南阻江淮神鼎之重金甌之固此萬世不拔

之業也而臣竊有慮焉何哉誠以京師北據幽都

更無郡縣而守在強狄雖有東齊西秦其形勢皆足

以外中原而自固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

強藩與國之資皇上南面臨之所恃以為腹心股

肱之重者惟河南山東江北襄八府之人心耳此數

處之人率驚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

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臣

固視之熟矣八府遭歉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江

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而于人嚮應往事益屢驗然

其再之計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

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今試移文于此數處

者而覈其官舍之所藏每郡得穀十萬焉則司計者

可安枕而無慮矣得三萬焉猶可以塞轉徙者之望

設不滿萬焉真寒心哉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即

有水旱何所賴焉。卽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臣觀自古中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敖倉。隋以前有洛口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京師。今徐臨德州皆有官倉。本爲寄囤。至於存積幾何哉。臣近日有疏爲山西積穀荷蒙皇上通行各省。臣非不知以用言爲榮。而所慮者人意向不同。或行之不力。或施之無序。輒以爲無益有損焉。臣且不堪其任咎也。臣前疏謂一曰官倉。蓋發官銀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曰社倉。蓋收民穀以克者。

此雖終歲皆可以行。臣知中原空虛不但穀少而銀亦甚少。其官倉一節。今歲已不能舉。又聞有災變。則社倉一節。今歲亦不能行。但能以今歲始講求其條件。加意于積儲。卽明歲舉而後歲效未晚也。此二倉者。社倉舉之甚易而效甚捷。然非官府主持于上。則其事終不能成矣。夫社倉卽義倉也。蓋始于漢耿壽昌而盛于隋長孫平。唐戴胄之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及推其故。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臣所謂法令之行自

貴近始也。宋則准各民正稅之數于十分而取其
一以爲社。蓋富貴者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
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及
中戶。又大歉焉。乃沾及于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
告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年曰庫無銀焉。明年曰庫
無銀焉。如是除八分紙贖之外無幾耳。言社倉者。此
曰官戶當優免我也。彼曰占役何科擾我也。又田多
者曰我不願賑于後亦不願出于今也。如是不過貧
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二法終不可行。而中原之空

虛如故也。夫民之饑也。必至于轉徙。不已必至于盜。
盜必先諸官戶。與夫役占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悟。
非官府主持而鼓舞之。終空言耳。臣請下之各省。以
唐宋歛穀之法爲則。而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
其變。限明春以裏盡報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品其
虛盈。于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驗其功
能。著而爲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歛散
之。利歸于官。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
歛。而歛散之。利歸于官。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

富于民。卽藏富于官。呈上所謂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計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 聖明垂意。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

萃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彭賓燕又

選輯

夏鼎展吾叅閱

張元洲先生臺省疏

疏

張瀚

增修極衝邊垣墩堡報完疏

增修墩堡

先該督撫會議題稱靖虜地方直至寧夏中衛切近
虜巢最為衝險中間通賊要路在東則大廟疇囉馬

尾劉家寺兒大碾子八泉吉三灣在西則小紅溝硝水紅莽牛七里口紅柳樹李智壩李哈刺峴迭烈遜一盃泉等處然溝面不寬山崖陡峻惟黃羊坪裴家川一帶實居諸隘之中離河四十餘里南枕雪山北接劉家寺兒溝口東聯旱平川白崖子亂骨堆鎖黃川山勢斷落川原平廣水草便利正與河外虜巢大小松山蘆塘湖相近而五方寺沙金坪則又在其指顧襟帶之間矣猾虜頻年大舉入寇必先聚結於此然後分兵諸隘以入此其總會要害之地也大率以

裴家川適中爲主自扯木峽舊堡河口起至五方寺塔兒灣白草川墩止共長二十里沿河築邊一道每二里築敵臺一座及於順牆適中築小堡一座又於裴家川背山面河築大堡一座議設守備一員駐劄其中提調沿邊以據大虜聚結總路其餘東西隘口或修舊垣或築新牆或添墩堡或立月城或剗崖塹通計邊牆二十五里零二十六丈敵臺十一座裴家川大堡一座順牆小堡一座哨馬營二座月城三座其約三十四里零三十六丈約用軍夫一萬一千有

奇計一百四日可完。除架梁客兵馬匹料草不計外，共該糧一萬八千七百餘石，鹽菜銀六千二百四十兩。通計以二萬五千兩之費，勞一百餘日之工，修三十四里要害之邊，以牧三百餘里河防之險。外控強胡，內屏諸郡。况舉歸併之餘卒，分撥新立之營堡。官雖設而兵不加增，備已周而糧仍舊額。天險旣固，地利可興。費小而利大，暫勞而永逸。籌邊之計，未有便於此者。合用銀兩，查得固原州庫見貯修邊民壯銀一萬三千餘兩，堪以動支。并靖虜等城堡防冬樽節

糧米八千餘石，通融支給。該總督右都御史戴某議將節年原派擺邊官軍內陝西正兵營摘撥二千，及靖虜副總兵劉濟下見在馬步官軍隨行陝西總兵官呂經俱發裴家川做工，不敷之數，再於平鳳各衛所查明節年各軍勞逸，酌量派調，共計一萬餘名，及整架梁兵馬，隨帶合用器具，擇吉破土，安設窩舖，以便棲止。并將固原州收貯民壯銀兩，見在糧米，陸續動發，委官解送工所，及行委靖虜副總兵劉濟提調架固原東路遊擊陶承譽，分管築城。原任叅將孟宗

尹濂分段築墻，仍責成王宮用總理稽察。呂經常川調度，務要催併官夫，建築堅固，以垂永久。又節經分等犒賞，以恤勞苦。及委官不時查閱撫慰，催督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議照裴家川居靖虜之北，在中衛之南，適套虜往來要衝，委蘭固東西門戶，向因險隘未設，其中雖有膏腴田地萬頃，人莫敢種。今幸皇上軫念邊防重計，特允前議，而督撫戴某等恪遵明命，督調軍夫，轉運錢糧，悉心區畫，行委官料理修築，計不滿三月之期，完四十七里之工，較諸原議，省銀六千餘兩，加一十三里荒涼草莽之境，遂成保障之雄。所據宣力效勞文武官員，照部議錄叙以示激勸者也。

邊患稍寧及時大修邊政疏

邊政

臣惟夷狄之患，自晉叛服無常，制禦之方，貴在經權迭用。頃者北虜款塞稱臣，九邊晏然無事。我皇上嘉納輔臣之言，預圖安攘之計，勅下邊臣，使外示羈縻，用權宜以息財，內修戰守，謹經常以振威稜。經權之道，兼得之矣。臣待罪西陲，謹將事關邊政重大，應

合題請者條爲五款冒昧上陳

一曰久任將領以需成功夫制勝莫先於選將而良將莫先於知兵兵將之情上下固結而後得其效力若驟更數易未有不離心僨事者也陝西蘭河州衛逼臨黃河安寧鹽場一條城什字川西古城積積灘弘化寺党家臺等堡分列河之南北邊長五百餘里隨處通賊夏秋河流猶易設備冬深冰結最難隄防又河州西面之諸夷出沒歸德治境之生番縱橫將必得人庶乎有賴

二曰申嚴盤詰以防不虞往年北虜密遣被虜華人更變衣帽扮作僧道乞丐潛入內地今既聽其互市中國紬段絹布彼皆有之若比依式樣做成衣帽密令擄去姦細穿戴潛入境內服色語言混然無別我既不防彼益無忌不但沿邊諸鎮雖腹裏城市亦得直行窺伺變生意外將若之何則盤詰之令在今日誠不可須臾懈也至於效順來降明言投見者不許一槩妄拿冒功以阻向化之心其各營軍士通事家丁除出邊偵探外平時不許胡帽胡服故爲虜態仍

各置小木圓牌一面。上書本人姓名年貌籍貫。官爲印烙。時常懸帶。以備閱查。違者以軍法網打。庶華夷易辨。奸宄潛消。

三曰添設防衛以固城守。凡虜入犯。不敢輕易攻圍。城堡者所畏。火器衝打。與滾木礮石撞擊。我軍防禦。亦恃此爲長。然舉放便利。非敵臺。則人難施力。非敵樓。則身難藏躲。數者皆爲喫緊。查得所屬沿邊城堡。舊有樓臺者十之四五。而原無者十常六七。今宜趁此閒暇。逐一增置。臣通行沿邊兵備等官。將該管城

堡逐一查閱。除舊有敵臺敵樓火器等項。堪以防禦外。其原無者。嚴督府衛州縣操把等官。起撥人夫。每城堡四角。增築敵臺四座。比城牆懸出丈餘。城大者每面適中。各增加二座。或四座。仍量動官銀。買辦木料。上蓋敵臺。使眺望旣便。擊打尤捷。於內安置大將軍。及鳥銃湧珠大砲。多造火藥。并滾木礮石。各隨城堡大小。以爲多寡。酌量定數。事完將修過臺樓。用過錢糧。造冊呈臣覈實奏繳。青冊送部查考。庶衛謹嚴保障有賴。

四曰請給關防以革奸弊本省沿邊倉庫錢糧綜理稽覈固在該道而釐革奸弊尤在監收查得臨洮府原設同知一員監收蘭州廣積等六倉通判一員監收河州等三倉民屯京運鹽引等項錢糧各歲至數萬不爲不多不時收納支放不爲不煩其間虛收實放詐冒侵欺千緒萬端不可枚舉一向因無印信呈上行下皆止白頭公文其諸卷牘簿籍抽換洗改何所不至况延寧二鎮三路監收通判俱有欽降關防惟蘭河二處尙未請給乞勅禮部將蘭州河州二處監收官查照邊事例請鑄關防各一顆齎給各官欽遵傳使庶稽考有憑奸弊少革

五曰議墾荒田以實塞下夫取盈於官不若藏富於民急則戰守緩則屯牧自古足邊率用此道陝西三邊地廣人稀國初因田硠瘠賦稅不多拋荒者聽令儘力開耕永不起科故塞下克實地漸開闢已而計畝徵糧差賦繁重加以虜賊之剽掠蹂躪年歲之荒早相仍收穫既歉徵輸愈急所以積漸凋殘轉徙流移弃置荒蕪日甚一日顧議及屯田則許以儘力開

墾三年後起科。至議拖欠，則又令嚴限催比，盡數完納。夫可以開墾之田，即有拖欠之稅，既云三年後起科，則當年及拖欠之糧，孰與辦納？是以人懷畏忌，竟無實效。官司雖形勢驅逼，而莫肯從也。故欲開荒蕪，必大布寬恤，盡免積逋，使民無畏。合無照依近日兵部題准申明甘肅墾田事例，通行三邊撫臣及臣嚴行守巡兵備等官，大書簡明告示，曉諭軍民人等，凡願墾種荒田者，其狀投認，官給印信文帖付照，任其儘力開墾。原係拋荒者，永不起科。係近年拋荒者，十年之後，方行起科。其以前拖欠糧草，悉免追徵。庶塞下無不耕之田，邊儲有待濟之日矣。

議裁續添兵將以節邊餉疏

裁兵將

竊見陝西之患，不在無兵而在無食。食既不足，兵何可使？兵無實用，又從而虛耗之。若新增叅將營所，部馬步官軍三千員名，係近年巡撫建議，湊設徒張標，下有兵之虛聲，絕無應援守衛之實效。似宜裁革，以樽節糧餉者也。臣謹畧舉始末而陳之。先年陝西巡撫與鎮守總兵並駐省城，至秋西嚮防守，後虜屢犯

河套遂移總兵固原而巡撫亦就被調度兵食時總督猶未設也。孝廟以來虜占據河套添設總督大臣駐劄固原聯絡三鎮官兵增兵置將固原遂稱巨鎮嘉靖十八年該主事許綸具題奉欽依每遇秋防總督移駐花馬池總兵官駐平虜城巡撫都御史有或駐固原或駐慶陽或駐蘭州之議此遙度之言非曾履其地諳道里而審事勢也竟不可行節年止於防秋之月暫駐固原然本鎮各兵俱屬總督調遣標下無兵故巡撫向無軍務之銜至嘉靖四十一年都

史裴紳始議將西安左等四衛步隊軍四百九十八名新軍八百六十一名城操軍七百二十二名寄名軍四百一十九名加增月糧與馬軍五百名湊合三千題准添設叅將一員統領每年隨同固原防秋迄今將及十年並未效有分寸之勞四十四年臣至彼中但見白水瓦雲瓦亭宜祿等處或一百名或二百名或數十名零星派撤問之曰節年常規若屯聚鎮城恐糧餉不繼至今歲則總督衙門先已派修築鎮戎等處城堞實亦未嘗在固原也夫設兵之意本

以壯巡撫出邊之威。助固原協守之力。而竟散處四旁。分土遠地。是明知其無益而遣去之。顧歲費糧銀不下三千餘兩。豈非捐實費而賈虛名哉。然而總督撫按不遽言及者。以增置有飭武之名。而減削貽償事之議。慮後人得藉口於此也。臣謂全陝地方。三邊分守疆界實地內之門庭。巡撫所轄郡邑。即邊境之堂奧。門庭不守。則八府州縣鎮堡。孰非巡撫之責。安能提三千疲懦之兵。往來於二千里之內。與強虜萬衆較勢力哉。且虜不天舉。不深入。其來也。迅疾如風雨。備東則犯西。顧此則失彼。必俟有警。則發比才。至而賊已出境矣。何濟於緩急。而每歲蠲資以養此粉飾之具乎。夫三鎮各宿重兵。據守險要。陝西總兵亦擁重兵。往來應援。邊兵不能拒之于外。總兵不能禦之於中。乃諉罪於巡撫。標兵之無也。豈通論哉。伏乞勅下兵部。將前添設陝西叅將裁革。馬步旗軍聽臣嚴行簡閱。量留馬軍一百八十名。與見在一百二十名。共合三百之數。選委中軍指揮統領一體操練。每遇防秋。隨臣出邊防禦。其餘散歸原衛。止食原糧。

庶兵無虛設軍餉少節矣。

免空運以恤貧軍疏

免空運

隆慶元年三月十八日准戶部咨該總督劄遼都御史劉燾題稱密雲昌平二鎮糧餉先年空運糧米粗腐後撥漕運官軍徑運龍慶石匣等倉糧米始堪實用近因該鎮分撥古北口寫遠邊倉以致官軍告困議復空運乞將漕糧照舊徑運二鎮龍慶等倉上納該本部議允題奉欽依備咨到臣查得漕運糧儲例於京通二倉上納以給六軍自開漕迄今二百餘年

未之有改或遇邊鎮缺糧戶部自有空運舊規未有漕卒直達邊鎮之事嘉靖三十三年偶因密雲昌平二鎮調集兵多暫撥漕糧徑赴龍慶石匣等倉上納彼時邊方告急倉卒應變孰敢異議次年漕司會題該戶部覆議減運五萬石三十七年漕司又經具題會議通免上邊照舊通倉交納其兩鎮糧餉戶部差官空運密雲七萬石由通州水陸接運一百四十餘里昌平三萬石陸路一百二十里合用腳價共銀一萬一千三百一十兩議將在運原兌隨船耗米每石

扣出五升。并近議加盤剝米三升。其米八千石。共折

銀四千兩。不足之數。仍於京通二倉。各總扣剩羨餘

銀兩動給。彼時官軍得免邊運交納之苦。無不舉手

加額。如獲更生。後該總督薊遼尚書許論題據車戶

官得人則以隨艇耗米實給車戶車戶亦自樂從

張宣等告稱。空運繁苦。乞要將原運漕糧免寄通倉。

今官符彼漁其中而官僉車戶運糧所一軍民兩

仍令官軍運赴各邊交納。又自三十九年起。復令軍

困此

運。以致流毒至今。四總狼狽。又遭收糧委官。忍心凌

虐。百計留難。稽延秋冬。又復逾年。凍餒死亡接踵。竊

惟前項邊糧。自有議定脚價。軍運空運。初無二議。但

空運乃部使督臨。盜竊插和。法得禁治。及至倉中收

受。官攢斗級歇家小脚。亦自歛手。若軍運則無人看

顧。盤糧在車。在船。任意侵漁。到倉交卸。各有需索。諸

色人等。視官軍為奇貨。利歸姦人。害及漕運。況土著

車戶。猶且稱難。遠方漕卒。苦難尤甚。再照山東官軍

例。該四月初一日完糧。江北官軍。例該五月初一日

完糧。今各總所運邊糧。奄奄株守。一秋一冬。延至次

年。正二月。尚未完結。新糧先以派到。又例該十二月

以裏。官軍船隻畢集。水次領兌。其勢豈能兩全。四十

五年十一月內，又該漕司具題本部等衙門會議，自次年爲始，將原撥密雲昌平等倉漕糧，免其空運，照舊上納通倉，另覈收貯。至次年正月以後，聽戶部差官空運，原議應運糧米，密雲七萬石，該腳價銀七千三百五十兩，昌平三萬石，該腳價銀三千九百六十兩，仍照先年所議，將原隨船耗米每石二斗五升內，止准二斗作耗，扣出五升，并近議加盤剝米三升，通共該米八千石，行有司折銀四千兩，隨糧解部，以備腳費，仍欠銀七千三百餘兩於京通二倉，原撥運江

北四總內，扣剩羨餘銀，動支補給，自後該鎮不得再行議請等因，題奉世宗皇帝聖旨，依擬行，欽此。備咨漕司欽遵，隨於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劄行江北把總劉崇武張一正，中都留守司把總王佐，山東把總戴子進，各將隆慶元年應運嘉靖四十五年分，山東河南二省漕糧內，原撥密雲昌平等倉糧，共一十四萬四千八百三石三斗，照舊上納通倉，聽戶部差官空運，及行山東河南二布政司，將應兌給各該官軍隨船耗米，每石扣出五升，并近議加盤

剝米三升。通共該米八千石。行令各屬州縣。每石折徵銀伍錢。共銀四千兩。隨糧給與運官解部。以備腳費。仍欠銀七千三百餘兩。仍於江北四總內。扣剩羨餘銀動支補給。又經督催各衛所官軍。俱已前赴水次領兌外。臣竊詳前事。邊軍所告。先年空運糧米。新舊相雜。不堪日用。是邊鎮所需止。是欲得新米。今戶部已議將漕糧運上通倉。另廠收貯。次年正月。即行空運。比之先年出陳易新。以致給軍每有不堪者。事體不同。彼中固不以民運軍運爲有損益。但此運軍平不勝罷乏。臣任事以來。旦夕焦勞。不遑寢食。伏望皇上軫念漕運官軍困苦已極。乞勅戶部查照當年新議。仍自隆慶元年爲始。將原撥密雲昌平等倉漕糧。免其徑運。照舊上納通倉。另廠收貯。該部務次年正月以後。差官空運二鎮龍慶石匣等倉上納。仍責成部運官員。加意關防。禁革奸弊。以後年分。悉照定規。每年止將新收糧米。如期空運。不得雜入舊貯。以致各軍藉口。即邊軍遂新米之願。疲卒免額外之苦。已定之會議。不違漕運之舊規。不失矣。

暫免帶磚以恤運軍疏

免帶磚

該臣議照糧運帶磚始於一時權宜今已遵行年久今自下而上者皆于非敢輕議但漕船受載本重往年河渠通利加帶不清源磚廠帶磚不獨漕船也勝苦難然數止四十八塊不令過重以傷捧挽之力

繼因工作迭興用磚漸多加帶亦漸增益馴至載重難行頻年又以河流變遷水道淺深不一船重則轉動不快趨避既難水淺則阻閣多慮于係尤大察疲軍之力委有所不堪矣合無將今年各總衛所重運糧船暫免帶磚後年分仍舊止帶四十八塊定議遵

庶幾漕船輕捷可望稍速疲苦旗軍均霑天養

會議軍餉征剿古田疏

征剿古田苗

議得古田巨賊據三鎮十里為巢穴連八寨為聲援越省城劫藩庫戕方面砍王門誠覆載之所難容真神人之所其憤且該縣官吏師生僑寄省中編戶齊民流移他處垂六十年竟自執迷豈一朝夕所能招撫近該主簿廖元深入彼中名雖護印實則為質且不惟該縣之土地人民不復得見天日而鄰境鄉村無日不遭劫擄之苦省城官司無夜不畏窺伺之姦

蓋天將殄其種類，故先厚其兇靈，此正數窮理極之時。大征之舉，在所不容已也。除合用大小哨官兵器械等項，及糧餉一節，如總兵俞大猷揭稱先發銀兩，前去湖廣衡永等處糴米，合用銀四萬兩，右江府江二道各銀五千兩，左江道買馬四百匹，約銀四千兩，及懸賞格、置軍器等項，尤不下數萬兩。今司帑被劫之後，止有馬價銀八百三十八兩，專備地方買馬大征，其餘多係解京錢糧。即宗室祿米軍糧，且不敷一季支放，已經另詳呈乞議處。而今欲動大眾，興大役，

雖盡括解京錢糧，其何能措給萬分之一也。查得嘉靖三十四年，浙直借去兩廣軍餉銀共二十萬兩，止還過銀三萬兩，尚有一十七萬兩未還。三十七年，該四川借去兩廣軍餉銀三十萬兩，訪聞彼處見有十萬五千兩未動。夫浙直四川素稱財賦之藪，尚欲別省協借，矧廣西地瘠民困，朝不謀夕，今欲剷除數十年之逋賦，發紓數十年之積忿，一時軍餉之需，何從取給。伏乞疏請轉行三省撫按，查將前借銀兩，差官解還本省，及多方預處充足，以備分投委官辦集前

項諸費聽候臨期舉事等因到臣。案查古田縣去府僅百餘里，田土縣治盡被獐賊占據，已經五六十年。弘治年間襲殺副總兵馬俊，叅議馬鉉。正德年間攻陷洛容縣，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越入省城，劫去庫銀數萬兩，叅政黎民衷被害。四十四年八月復越省城，被官兵挫退。若不亟行盪定，則古田陸沉，永不可復。今應議巡進剿機宜，約計共調廣西土官目兵及雇募烏銃手等軍兵十萬員名，分派七大哨，用監督司道官兵員統督將領官七員，又分三十八小哨，用指揮三十八員，千百戶七十六員，監統進剿。但其巢穴深遠，盤據本省兩府四縣之地，外連湖廣貴州之間，其中林菁深密，蜂窩蟻穴，百十餘處，衆號數萬，地有三厄之險，鳥道攀援，水有牛河下流，迅馳如箭。此皆必經之路，行師進剿，自咎稱難。頃據總兵官俞大猷建議，謂須多集兵馬，四面合圍，奪險通道，期於必克，誠勝筭矣。然興兵十萬，日費千金，姑以半年爲期，計須二十萬兩軍器火藥戰馬賞犒諸凡雜費不與焉。廣西物力素薄，自來兵餉之費皆仰給於廣東稅

課之積。往歲稅銀饒裕。率數年始一大征。故歲供常有餘。而猶得以貯積濟他省之急。頻年海洋多盜。商舶既少。征收已減。縮過半。又師旅煩興。招兵增戍。殆無虛日。此時兩廣之力。何能供十萬之衆。備半年之需乎。所據各司道會議。前因誠非得已。况浙江布政司除已解外。見有銀一十三萬兩。四川見貯亦不下二十五萬兩。俱應查照原數。補解前來。容臣督率俞大猷。預備糧食。召集兵馬。博選將領。分定嚮導。關會湖貴。併力堵截。刻期舉事。庶幾有濟。若銀不滿數。則兵難多調。兵數既少。則分布不周。伏望 皇上憫念遐荒。沿久廢。宿寇構患無已。勅下該部。悉從臣等所議。將各省原借去銀兩。務先扣足二十萬兩。尅期押解至廣西布政司。或梧州府交割。以濟緊急軍需之用。俾臣等文武諸臣。各得以畢殫犬馬之力。少效涓埃之報。不勝幸甚。

議復梧鎮班軍疏

復班軍

希人主之意旨。而不為地方。又遠之計。非國家之利也。然事亦有宜變通者。不可一概而論。

准兵部咨該巡按廣東御史王同道條陳四事。內開裁班軍以省行糧。大畧謂兵以衛民。而廣東之兵不

得衛此方之民督府開鎮於梧而廣州左右等十衛香山增城等七所共撥官軍二班計一萬餘員名哨捕共派廣東本折糧五萬石起解梧州廣備倉以備行糧之用廣東資於廣西甚侈及至廣西征遣又不免募狼土之兵是在廣西爲虛名在廣東爲實費豈非舍已之田而耘人之田要將前項官軍內摘留二千名赴督府輪班其餘發回衛所糧米扣留三萬五千石以濟廣東軍餉之用等因該部未經行查以爲前兵實有萬數兵糧似可減省遂依其所擬覆題移

咨前來臣查得廣東前項衛所官軍原分二班更番前赴軍門鎮夷營分撥營堡關隘守把并防守鎮城原非隨哨捕閑散之役自開府及今百餘年遵行宜有深意存焉非可以片言數語槩其顛末也今將裁革中間事體於地方有無關係遽難定擬隨行蒼梧守巡道右叅政曹天佑等呈稱議照督府開鎮梧州總轄兩省原議調發廣東官軍一萬員各折糧五萬石定自國初其來已久近年廣東詳兀守護城池及裁革總兵衙門已撤回官軍并年久逃亡事故共五

千餘員名見在鎮夷營官軍共止四千六百餘員名分爲兩班每班二千二百餘員名是下班者亦彼暫時守城之數而實在鎮夷營者止二千三百餘員名而已及查撥守龍江等四營堡蒼梧藤二縣所屬非守梧州一城也撥守桂平之屎灣堡平樂之福登昭平等七堡俱隸平樂與潯州非獨守梧州也發守廣東之新寧恩平此二縣者廣東所屬非獨廣西之梧州也通計撥出戍守官軍九百九十七員名尚存官軍八百二十餘員名防守城池四百九十名隨鎮防

護哨守即諸凡捧執旗牌旗纛金鼓軍器軍牢劊子等役皆在其中委無閑散虛曠之役况輪守城舖巡哨江道各官軍徹曉鳴鑼逐更點關日夜疲勞實無休息而各州縣以省城劫庫之後多懷恐懼方且添雇打手添募狼兵而窘於軍餉之不繼各屬紛紛請兵征剿請兵協守而苦於兵力之不敷當事者日切隱憂尚敢爲減兵之說乎况所存實數止有一千三百員名即如今議二千尚少七百應於廣東撥補及照廣西山多田少猺獠占據土族狼兵隨據耕食地

之所出不足供一方之兵不得不資糧於廣東近年
廣東多事如折糧每多拖欠橋稅亦漸減少計所入
原額不過七萬餘兩而每歲支給省城一萬六千七
百兩平樂三萬二百兩賓州一萬二千八百兩潯州
與本鎮漢達狼目之兵共四萬三百兩通共該銀一
十萬兩調兵犒賞之費不與焉則此所派五萬石者
縱使全納盡輸亦難供各項軍兵之用當此勢急燃
眉之日又議扣糧萬一變起不虞誰任其咎此皆理
勢之必不可行者及照班軍戍守非獨守一梧州也

爲開府梧州而設也非直體統欲尊嚴亦賴此以制

三軍而威百蠻也每歲征剿動調土族狼兵而上族

狼兵率皆桀驁不服調遣查點所以先臣韓雍嘗以

三萬餘兵戍守梧州此中大有視與土族狼兵彼此相制良爲有

見今以軍餉不繼戍守不滿二千較初設無十分之

一又皆分撥各營堡仍欲議減可乎本道竊以廣東

官軍戍守梧州非守梧州也所以守廣東之藩籬湖

廣官軍戍守廣西省城非守廣西也所以守湖廣之

屏蔽守廣西而後廣東可固守藩籬而後門庭可安

其勢真有不可已者。不然，廣西猥獍千穴，土狼萬族，山深菁密，境壤相錯，設無梧州重鎮控扼之，朝發巢而暮踐郊矣。恐不止海寇之縱橫已也。廣東雖欲晏然可得乎。此爲廣東計，亦有不得不然者。臣備查前項班軍與糧米之數相同，復檢閱故牘，粵自明興始平兩廣，建官置守，紛無定議。寇亂亦無寧時。憲皇帝加意遐荒，拔叅政韓雍爲都御史，假以不禦之柄，度越常規。當是時，兵馬錢糧皆於南京料理，選調兩京江西湖廣漢達官軍，不下二十萬，物力克盛。故所

至如摧枯拉朽，無不殲滅。彼雍誠異才，亦委任權力不同也。嗣後分兩巡撫，事不協一，盜日益熾。於是用言官建議，仍用雍總督，而梧州開府。實自茲始。本兩省交會之區，諸蠻盤處之地，必藉重兵彈壓，始可讐服群兇。於是調兵三萬餘，戍守鎮城，并分布兩省近梧村堡，以謹防捕。後漸減至一萬員名。所以貽東西百年之安，良有以也。歲久逃亡，減免強半，僅存四千餘。今將併見在四千之數而更減之，即防守不周，潰亂四出，難於控制。異時推究禍本，誰當任其咎者。且